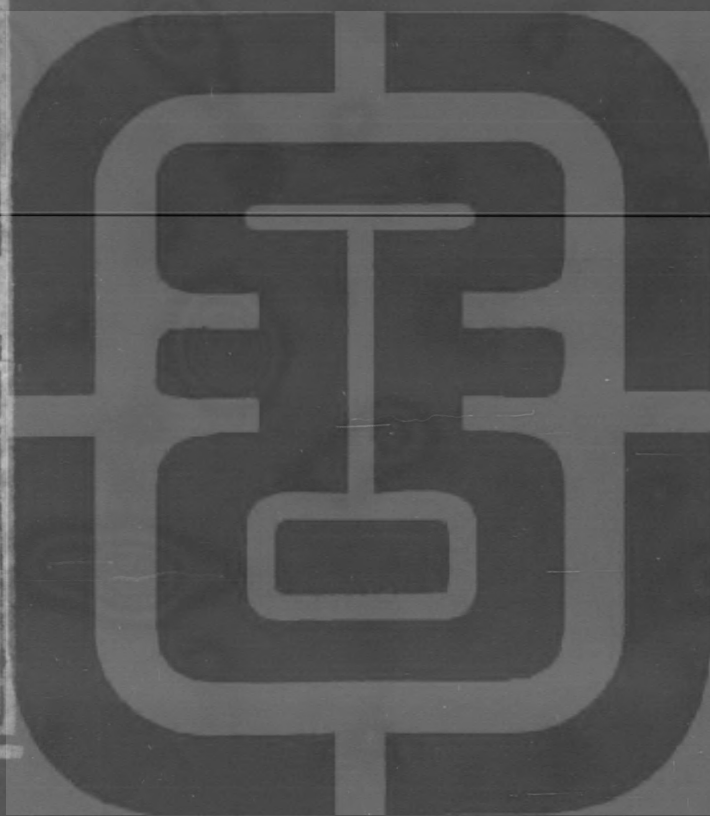


後漢書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後漢書七十四下

袁紹 子譚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
 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度河
 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
 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郭緣生述征
 記曰黎陽城
西袁譚城城南又有一
 城是曹公攻譚之所築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
 鄴操進軍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
 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至邊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
 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

順治十六年刊

後漢書六十四下

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

將軍為兄後者皆是審配之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

尚戰於外門之門郭譚敗乃引兵還南皮南皮今滄州縣也章武有北皮

尚問脩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

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

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

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後相親睦以御四方可

得行於天下譚不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

守前書蒯通曰必將嬰城固守音義曰嬰謂以城自繞也尚圍之急譚奔平原而

遣潁川辛毗詣曹操請救魏志曰辛毗潁川陽翟人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毗見太

祖致譚意太祖悅謂毗曰譚可信尚必不可克不毗對曰

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言當論其執耳袁氏本兄弟相

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一旦求

救於明公此可知也○劉放曰注直言當論其執耳案

文多一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灾害禍難殷流初交殊

言字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左傳曰震蕩播越書曰彝倫攸斁

常也倫理也攸所也斁敗也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

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言太公者尊之謂紹也雖楚

魏絕邈山河迥遠楚荊州也魏冀州也戮力乃心共獎王室左傳曰同好惡獎王室杜預曰獎助也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

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殞賢胤承統

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不顯之祚奕重也國語曰奕代藏德摧嚴

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

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詩小雅曰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史記費無忌得寵於楚王王為太子建少傳無寵於太子日夜讒太子

於王欲誅太子太子亡奔宋左傳作無極竿旌二壘者謂譚尚也使股肱分成二體匈

脊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闕伯

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讎之計已決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

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

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

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

以成王業若周公誅管蔡之類或欲以定霸功若齊桓公皆所謂

逆取順守而徼富強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元其根

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公羊傳曰紀侯

大去其國大去者何威之也孰滅之也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於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烹於周紀侯諱之逮祖者幾

代九代矣史記曰記侯諸齊哀公於周周夷王烹哀公其弟靖立是為胡公弟獻公立子武公立子厲公立子

文公立子成公立子莊公立子釐公立子襄公八年紀遷去其邑是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

為九代也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

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荀偃晉大夫也左傳曰荀

濟河病日及卒而視不可咎樂盈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士匄撫之日主荀終所不嗣事於齊有如河乃

齊故也士匄撫之日主荀終所不嗣事於齊有如河乃

填受舍伯游荀偃字也宣子即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

交絕不出惡聲左傳曰公山不狃曰君子違難不適讎

王書曰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國社預曰違奔亡也史記樂毅遺燕惠

萬世之戒遺問盟之耻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况

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

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左傳

曰段不弟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

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見

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

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

捐弃百病追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鄭武公娶於

武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

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類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

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

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

母子如初事見左傳史記曰舜名重華父瞽叟盲而舜

母死瞽叟更娶妻生象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踐

帝位封弟象為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鼻仁人

之於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鼻國

在宋州營道縣北今猶謂之鼻亭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尚書諫

之並不從魏氏春秋載表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

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

之戰周公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

遺恨之負當唯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剛柔相濟然後剋得其和能為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苞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訶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尅已復禮當振旅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返遵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兄我同盟復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躍鶴望冀間和同之聲若其恭也則表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亦無望矣表二書並見王粲集

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

畔歸曹氏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以

子整娉譚女以安之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鄴侯爵謚曰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復攻譚於

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

耳而便於行孔子家語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

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左傳曰君死社稷

受命以出有死無貲死而命晉解揚曰苟圖危宗廟

剝亂國家親踈一也左傳曰天是以周公垂涕以斃管

蔡之獄左傳曰鄭子太叔曰周公營季友獻歎而行

叔牙之誅子公羊傳曰公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為季

知之慶父存也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和藥而飲之

於魯國諱不避兄弟君臣之義也劉何則義重人輕

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

以為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何

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戰國策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

一人引酒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

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

能為足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曲辭諂媚交亂

懿親至今將軍忘孝友之仁襲闕沈之迹放兵鈔突屠

城殺吏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

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豫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母

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

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監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事之

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損先公

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世猶言非

常也獻帝春秋曰譚尚遂尋于戈以相征討譚軍不利

保于平原尚乃軍于館陶譚擊之敗尚走保險譚追攻

之尚設奇伏大破譚軍僵屍岐疑友于之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

流血不可勝計譚走還平原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

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位於

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墮音許積怨肆忿取

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以

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革圖易慮則我

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敷躬布體

以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以賜

環玦

孫卿子曰絕人以環玦反人以環

譚不納曹操因此進攻鄴審配將

天啓三年刊

後漢書卷之四

六

馮札為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墨子備突篇曰城百步一突門

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窟突門旁為橐充竈狀又置艾寇即入下輪而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塞之鼓橐薰之也

者皆死操乃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

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

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

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為營漳水之曲

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藍

口相州安陽縣界有藍嵯山與鄴相近蓋藍山之口操復進急圍之尚將馬延

等臨陣降眾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

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

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

之幾中幾音祈中音竹仲反以其兄子榮為東門校尉榮夜開門

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行圍弩何

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

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

之先賢行狀曰是日先縛配將詣帳下辛毘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殺汝太祖既有意活配配無撓辭辛毘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全尚母妻子

還其財寶高幹以并州降復為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譚

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敗

順治十七年刊

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十二月曹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被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恆人趨奔之趨音促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軟至別駕代郡韓珩珩音行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

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

厲事君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弟也曹操聞

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執上黨太守

舉兵守壺口關潞州上黨縣有壺山口因其險而置關焉十一年曹操自征

幹幹乃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入

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

哭於室以爲琰富貴將更娶妾媵故也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尚熙

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

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

爲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卷之四下

以為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熙疑不欲進
 尚疆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尚
 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方
 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度初避吏
 為玄兔小吏稍仕○劉敞曰玄兔案郡名皆作菟中平元年還為本郡
 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豪與已夙無恩者遂誅滅百餘
 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海畔時王室方亂度
 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三小
 石為足度以為已瑞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盧龍縣西南魏志曰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祥也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有三公輔也度益喜初

平元年乃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收東

萊諸縣為營州刺史為猶置也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

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墀於襄平城南

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騎建安九年

司空曹操表為奮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遂

據遼土焉

劉表傳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恭王景帝子名餘身

長八尺餘姿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訛議號為八

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

順治十五年刊

後漢書卷之四下

七

掾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王氏譜曰叡字

通曜晉太保祥之伯父也吳錄曰叡見執驚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獻窮迫刮金飲之而死詔書以

表為荊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宗黨其又袁術阻兵

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入宜城宜城縣屬南郡本鄢惠帝三年改名

宜城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其謀畫傳子曰越字

平荊州與荀或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耳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眾不附

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

對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

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

示之以利必持眾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才用威德既

行禮負而至矣兵集殺附南據江陵守襄陽

郡漢官儀曰荆州管長沙零陵等郡可傳檄三

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賊

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眾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

襄陽城表使越與龍季往營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

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袁術

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

表表救堅遂圍袁術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為流箭所中

死餘眾退走袁術夜遣將黃祖潛出兵堅逆與

兵從魯木間射殺之英雄記劉表將呂介將兵緣山

袁術大軍飛

不及李傕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惟以表為鎮
將軍荆州牧封成武侯假節以為已援建安元年驟
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死荆州
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
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遂皆服
表帝春秋曰濟引眾入荆州劉表襄陽城
宗不受濟因攻之流矢所中表遂手縛收眾而退到
表自責以為心無道也禮遠使三年長沙太守張羨
紹編編遂也襄陽為表北表
零陵桂陽二郡畔表表遣兵攻圍破羨平之
人先作零陵桂陽守其得江湖間心然性屬強不
順表薄其為人不堪也羨因是懷恨遂時表
開土遂廣南接五嶺裴氏廣州起云大漢

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荆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
賊相扇處處糜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
更為效用竊里彌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
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
求儒術恭母聞宋忠等關音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愛民養士從容目保及曹操與表紹相持於官度紹遣
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

事申即南陽韓高先賢行狀曰高字德高美別駕劉先

表傳曰先字給宗高學曰今豪傑並爭兩

表黃老明君曰今豪傑並爭兩

雄霸持天... 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敵可也
如其不然而國將... 擇所宜從豈可獲甲子萬坐觀成敗求
援而不能助是... 賢而不肯歸此西怨必集於將軍恐不
得中... 吳曹操... 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執必舉袁紹
然後移兵以向... 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
舉荊州以附曹... 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
此萬全之策也... 荆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請操
觀望虛實謂嵩曰... 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
許君為我觀其... 冀嵩對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
下將軍若欲歸... 之使嵩可也如其... 阻豫嵩至京師天子

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劉放曰案立八則成天子之臣將

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不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

以為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令陵太守及還盛稱

朝廷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恚以為懷貳陳兵詬

嵩將斬之嵩罵嵩不為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

知嵩賢諫止之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但囚

嵩而已傳子曰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是國之望六年

劉備自表紹益荆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於十三年

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代語曰表死後

康中家見發表及妻身在荆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

形如生芬香聞數里也

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己甚愛之後為琮娶其後妻
蔡氏之姪蔡氏逐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
寵就後妻無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
於表又寵於琮而琦不自寧嘗與琅邪人諸葛亮謀自
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
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
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申生晉
太子為麗姬所讒出奔獻公卒
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為孫權所
殺琦遂承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等恐

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孤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
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
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退于戶外使不得見琦
流涕而去之衆聞而傷焉遂以琮為嗣琮以侯印授琦
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
南崩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傅子曰巽字
達有知人鑒識○劉放曰正文崩越韓嵩及東曹掾傅
巽案下文云釋嵩之國則此時嵩方見囚何得有說明
多韓嵩二字若嵩有說亦當見封也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
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巽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
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

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富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
 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異
 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誠
 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
 操軍到襄陽琮舉州請降劉備奔夏口夏口城今之鄂州也左傳吳伐楚楚沈尹戌奔命於夏沔杜預注曰漢水入口案口當作江操以琮
 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
○劉放曰案韓嵩事在上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去此其遠不可少韓字也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為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
 蒯越光祿勳劉光尚書令初表之結袁紹也侍中從事

鄧義諫不聽義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為侍中其餘

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縣劉備袁琦為

荆州刺史明年卒

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

旗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悍勇深

壽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很剛而

不和悻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韓非

篇曰很剛而不和悻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信者可亡也又曰太子輕庶子仇可亡也又曰太子卑而庶

子尊可劉表道不相越而欲卧收天運擬蹤三分其猶

不禹之於人也言其如刻木為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木禺龍一音義曰禺寄也寄龍形于木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強南夏魚儷

舳雲屯冀馬魚儷猶相次此也左傳曰奉公為魚儷之

冀之北土闕圖訊鼎裡天類社闕圖謂若劉歆圖書改

孫蒲鼎輕重也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裡爾雅既云天

工亦資人亮二者官也亮信也尚書曰天工矜彊少成

坐談奚望九州春秋曰曹公征烏桓諸將曰今深入遠

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回

皇家嬖身積業喪家精也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終 後漢書七十四

劉表呂列傳第六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劉焉傳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竟陵今魯恭王後也

子名肅宗時徙竟陵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

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

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既

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

方夏請選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陰求為交趾以避時難

議未即行會益州刺史郗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

州刺史張懿涼州刺史耿鄙並為寇賊所害故焉議得

用出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前書任安為太僕黃琬

為豫州牧宗正劉虞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

重自此而始是時益州賊馬相亦自號黃巾合聚疲役

之民數千人先殺綿竹令綿竹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進攻雒縣

州雒殺郫儉又擊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及綿竹

屬廣漢郡并馬相自稱天子無至十餘萬人遣兵破巴

郡殺郡守趙部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百人在犍為逐

糾合吏人攻相破之龍乃遣吏卒迎焉焉到以龍為校

尉徙居綿竹龍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

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以為督義

司馬遂與別部司馬張脩劉放曰案文將兵掩殺漢

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使者魯既得漢中遂復殺張

脩而并其衆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託以它事殺州

中豪彊十餘人蜀志曰殺王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為

太守任岐及賈龍並反攻焉焉擊破皆殺之自此意氣

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千餘乘重輜也焉四子範為左中

即將誕治書御史璋奉車都尉蜀志曰璋並從獻帝在

長安唯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曉譬焉焉

留璋不復遣與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與範謀誅李傕

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戰敗漢世謂蜀為叟孔安範及誕

曰蜀志曰權字公衡閬中人也先主取益州諸縣望風
景附權開城堅守須璋藉服乃請先主主稱尊號將
 東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
 主自在江南吳將陸義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
 而道馬權不得還故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
 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
 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
 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
 死為幸何古劉備有梟名梟即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
 人之可慕劉備有梟名驍也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
 其心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
 事廣漢土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
 陵馳至涪城涪城故城今綿州城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蜀志曰
 安十六年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
 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乃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益郡

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持節
 操然識理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請曹公公不甚禮揚脩
 深器之白公辟松不納脩以公所撰兵書勅諸關戍勿
 示於飲宴之門一省即便聞誦以此與之勅諸關戍勿

復通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

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

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

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群下莫

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公安今荆州縣歸其財寶後以病卒蜀志

曰先主遷璋于公安南猶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明年曹

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

學道鶴鳴山中山在今益州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

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

領部眾眾多者名曰理頭皆校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

但令首過而已魏志曰大抵與黃巾相似首言式救反諸祭酒各起義舍

於路同之亭傳傳音陟縣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

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原免然後行

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為理民夷信向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

張脩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米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

則云此八信道其或不愈則云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旋淨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人使人為姦令祭酒主

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

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五斗米師也實無益於療病

小人昏愚競供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及魯自在漢中因其人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起義舍以米置其中

以止行人又使自隱其小過者當循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寓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也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袁

松書建安二十通其貢獻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奔魯

者數萬家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魯為漢寧

王魯功曹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四面險固財

富士沃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方寶融不失富貴今承

制署置執足斬斷遠稱王號必為禍先魯從之魯自在

漢川垂三十年間曹操征之至陽平周地圖記曰褒谷西北有古陽平關

其地在今陽平魏志曰太祖征魯至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眾數萬拒

關固守魏志曰太祖征魯至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

陷將稽顙歸降閻圃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為輕不如且

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

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

以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

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迎拜鎮南

將軍封閬中侯邑萬戶閬中屬巴郡將還中國待以客

禮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魯卒謚曰原侯子富

嗣

論曰劉焉觀時方艱先求後亾之所左傳曰鄭公孫黑

曰吾聞之生於亂代貴而庶乎見幾而作易曰君子見

能貧人無求焉可以後亾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則僭奢

之情用衍饒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

案先圖尚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老子

之利器不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吁哉楊子法言曰

草而悅見豺而戰

袁術傳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

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

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為後將軍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

英雄記曰咨字子議潁川人吳曆曰孫堅至南陽咨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欲進兵恐為後害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看堅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案劍罵咨遂執斬之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為南陽

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擊破董卓

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劉攽曰案文衍遠字蓋舊本有以

反字為還者後遂兩存而傳寫之誤乃作遠字或說反是及字遠是還字本云未及還也遣其將會

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為帝

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以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

乃各外交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

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又與

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二年術遣孫

堅擊劉表於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與術合謀共

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

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操戰於匡亭

大敗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眾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

溫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為援

乃授以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初術在南陽戶口尚數

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抄掠為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

又少見識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當塗高者魏也

然術自以術及路皆是塗故云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

運之次陳大夫轅濤塗袁氏其後也遂有僭逆之謀又

聞孫堅得傳國璽韋昭吳書曰漢室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聖不自隨掌璽者以投井中孫

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漢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

永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

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

輔袁安為司空子敞及京京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

諸君何如眾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於

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猶服事殷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

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

昌奕猶重也詩云不顯奕代又曰克昌厥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

殷紂之敝也術嘿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

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王肅注家語曰言若丘陵之漸透遲

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眾欲

徼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眾苟

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

度干時而動眾之所棄誰能興之魏志曰範字公儀承字公先河內人司徒

歆之術不悅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州

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與書諫

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

左傳王子朝云茲不震蕩播越播遷也越速也言失其所居官廟焚毀是以豪傑發

憤沛然俱起沛然自貌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

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

謀於黑山謂袁紹為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

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劉繇玄德爭盟

劉備也是以未獲從命囊謂使君與國同規而

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完然自得貌懼非海內企望之

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伐

紂曰殷有重罰史記曰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此二王者雖有

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遇而取也今主上非有

惡於天下徒以幼小登於疆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

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夙早天下雖未被其恩咸

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與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

世相承安生京生湯湯生建建生精及五代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

為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率

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

不執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駁難也議不同也前書張

謂於病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建

安二年因河內張邈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解以

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
竊號告呂布并為之婚布女布執術使送許都帝術
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
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自征之術聞天駭即
走渡淮留張勳橋蕤於新陽山在淮水出江夏新山
也西南流經新山又南對淮水出江夏新山
陽庄于大江亦謂之新陽以拒操擊破斬蕤而勳退
走術兵弱大將死衆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
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為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
為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
曰知當必死故為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

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口不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

共之邪術雖矜名尚奇而天性驕肆尊已陵物及竊偽

號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九州春秋

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去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

愛幸諸婦如其寵給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

逆憂愁必長見敬重焉氏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

以有心志登哀之諸婦因是共殺之懸之廁梁術談

死厚加殯斂焉自下饑困莫之簡卹於是資實空盡不

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瀋山

瀋山也瀋山音復為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

走憂慮不知所為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

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

無異唯彊者無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
有四州音美人戶百萬以彊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
比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
大命君其與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
曹操使劉備徵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
嘗牀而歎曰實第也謂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歿
血死妻子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勳魏志曰勳字子臺琅
邪人與太祖有舊為
孫策破後自歸太祖劉侯勳自恃與太祖
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遂免其官也孫策破勳
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曜仕吳為郎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

信者歸於信順乎易曰天之助者信也復信思順自天祐之所夫事
不以順雖彊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日失忠
信變詐妄生矣况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
稱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傳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
丁原為騎都尉原屯河內劉放曰案文下原以布為
字合在上原字下以布為
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為執
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為騎都
尉誓為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即將封都亭侯卓自

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
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
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
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幾音祈時允與
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
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
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
事已見卓傳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
侯允既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
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

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
鈔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揚於河內時李傕等購
募求布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鄉州里
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爵寵楊
以爲然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
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菟能馳城飛
塹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菟與其僕將成廉魏越等數十
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
遂破燕軍布旣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
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

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使殺之布疑其圖已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紹聞懼為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邈字孟卓東平人少以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紹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自安興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郡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列壯少與海東郡內知名之士皆連結焉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並起君畫策布每不從

擁十萬之眾當四戰之地

陳留地平四面受敵故謂之四戰之地也撫劍顧

眄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受制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兖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超及宮等迎布為兖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軍擊布累戰相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陽二年間操復盡收諸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邈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邈未至壽春為其兵所害時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

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為術報耻

功一也董卓殺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為曹

操所敗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同郡葺休甫弟五文

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尚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

尉不敢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

為術所害也○劉放曰注刺史東之將軍伐之令術復

明目於遐邇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

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

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

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

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

敗走海西海西縣屬廣陵郡故屬東海飢困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

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為豫州刺史遣屯小沛高祖

本泗水郡沛縣人及得天下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為

改泗水為沛郡小沛即沛縣已害為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

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

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若破備則北連大山吾為在術圍

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

皆歛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

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

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

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

周禮考工記曰為戟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鄭注

云援直刃胡其子也小支謂胡也即今之戟傍兩支

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

闕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

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

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姻則徐揚合從為

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

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

名將有累卵之危矣

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求

見靈公張弩操矢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如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左右習息靈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

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

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執

胤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

使至拜布為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

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

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

左傳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母視之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

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

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眾

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

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

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
 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
 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
 如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勳橋蕤
 等與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有三
 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
 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卒音于謀無素
 定也素舊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執不俱棲戰國策曰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弊邑欲以一人之知反覆
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
 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而

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
 討奈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為國除害
 建功天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以軍資與之
 暹奉大喜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餘眾
 潰走其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
 城許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
 高順諫止英雄記曰順為人飲酒不受饋所將七百
將兵亦無日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謂何求不得而自
恨意也行求賂萬一不剋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
 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為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

將眾整齊每戰必剋布性夾易所為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

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二年布遂復從袁術遣順攻

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

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

二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後從征呂布為流矢傷左目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太祖常同輿載特見親重出入為順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

城下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

操深沮其計而謂布曰曹公遠來執不能久將軍若以

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

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畢

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

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

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

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於袁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

還保家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操壅圍之壅沂泗以灌

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

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

諸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

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為欲因酒

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眾降

布與麾下登白門樓

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之門周四里呂布所守也魏武

禽布於白門白門天城之門也酈元水經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禽陳宮於此

兵圍之急令

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

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

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

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

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

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董太師乎操領之

杜預注左傳曰領搖

頭也音五感反

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

蜀志曰備顧自見其耳

操謂陳

宮曰公臺平生目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宮指布曰是子

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柰卿老

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

人之親操復曰柰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

人之祀

左傳曰齊桓公存三亡國

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

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

王莽改益州曰庸部

曷云負荷地墮身

逐術既叨貪布亦翻覆

劉袁呂列傳第六十五終

後漢書七十五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後漢書七十六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
 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
 衣大練色無重經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
 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
 者日行千里又淮寶劍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
 騎士損上林池鑄少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
 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曰勤約之風行于
札牒也廣求氏瘠觀納
 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禁坐猶
坐也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

言若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
績用之最章章者也明章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

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
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

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時明帝性褊察好以耳
目隱發為明又引杖撞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

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
寬及潁川四長謂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羸長陳寔為
太丘長鍾皓為林慮長叔等皆潁川人

也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
事自理王堂任陳蕃應嗣傳
王渙鍾顯也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

邊鳳延篤先後為吉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張
黃張謂也又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

止然道守德齊禮有所未克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
聞顯迹以為循吏等云

衛颯傳

衛颯字子產音河內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

糧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
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

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察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
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其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含泥瀆

嘉靖八年刊

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含涇故城在今廣州含涇縣東

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瘴溪谷習其風土不

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者

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道

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

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來陽縣山鐵

石續漢志來陽仲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

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

五百餘萬颯理郡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

物宜視事十年期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為

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東觀記曰颯到即引見賜食

也五千勅以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須待居二歲載病

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於家南陽茨

充代颯為桂陽東觀記曰充字子河宛人也初舉孝廉

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

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東觀記曰元和中荆

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

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然火燎之春

温或濃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

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屨皆充之化也

任延傳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卷六十六

三

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壯少

也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季子吳王壽夢之少

子札也封於延陵也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

中士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

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

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

就餐飯之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太末縣屬會稽郡今婺州龍丘縣也

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四輔謂太師太傅國師國將三

公謂大司馬司徒司空也並莽時官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

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埽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

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

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請編名錄於郡職也延辭讓

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

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

歸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

子留洛陽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東觀漢記曰九真俗燒草

種田前書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民常告雜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

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

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適音丁不識父

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

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娉令長

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

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

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

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偵伺也音丑政反初平帝時漢

中錫光為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

侔等也王莽未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領

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

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為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

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

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

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

將兵長史田緝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收

緝擊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緝少子尚乃聚會輕

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

行境內吏民累息累息累氣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羗民畏寇

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畧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

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黃石雜種號也其有警急逆擊

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校學也自掾吏

子孫

○劉放曰案吏當作史說已見前

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

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羗不

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

會辟雍因以為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

太常

王景傳

王景字仲通樂浪誦邨人也

誦音諾其反邨音下其反縣名

八世祖仲

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

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

襄及興居

並高祖孫齊悼惠王肥之子也

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

家焉父閔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

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

擊之至遼東閔與決曹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為

列侯閔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闕

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技藝辟司空伏恭府

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異共修作

浚儀渠異用景塲流法水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

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

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徑温縣入河

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未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修理

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

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帝武

年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

壅塞瓠子堤在今滑州白馬縣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

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

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

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

在河中充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與佗役不先民急

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

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

賜景山海經河渠書山海經禹所作河渠書太史公史記也禹貢圖及錢

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

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

績尚書曰原隰底績注底致也績功也言砥禹所致功之處也或云砥績山名也直截溝澗防

遏衝要疎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爾雅曰

上曰洄郭璞注云旋流也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

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負

史如西京舊制十三州志曰成帝時河堤大壞汎濫青徐兗豫四州略徧乃以校尉王延代領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傳之二十六

七

河堤謂者秩千石或各其官為都景由是知名王吳及水使者中興以三府掾屬為之

諸從事掾吏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十五年從

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

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

○劉敞曰案此少一賦字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

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

會時有神雀諸瑞章帝時有神雀鳳凰白鹿白鳥等瑞也乃作金人論頌

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

百姓不知牛耕致地方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

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芍音鵲景乃

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懇闢倍多境内豐

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

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於官初景以為六經所載

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著龜而眾書錯糅吉凶相反

乃參紀眾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葬送造宅之法若黃帝青鳥之書也堪

輿日相之屬前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許慎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日相謂日辰五相之法

也適於事用者集於太衍玄基云易曰太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

秦彭傳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

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

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為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為開陽

城門侯

續漢志城門侯一人六百石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漢官儀云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劉放曰注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案此解開陽少開陽

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

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

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

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

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

有遵奉教化者

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

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

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

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

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

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皇騏驎嘉禾甘露之瑞

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

章和二年卒彭弟惇襲並為射聲校尉

王渙傳

王渙字稚子廣漢鄆人也

鄆縣故城在今梓州鄆縣西南也

父順安定

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

剽劫也

晚而改節

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為太守陳寵功曹當

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
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
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
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温令縣多姦猾積為人患渙以方
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
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温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
部郡繩直也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
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
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
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又能以譎數發擿姦伏譎詐數術

也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算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

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歛致奠奠以千數

反說文曰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饗按於路吏

問其故咸言平常挂采到洛為卒司所鈔掠恒亡其

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

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祀輒弦歌而薦之

日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

官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溫補

行致賢外行猛政內懷慈仁移居子姓名五

無妄發賦念在聖亮清身苦體宿夜勞勤化

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為君作末初二年鄧太后

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理也末之甚勤得之三

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昔大司農朱

江都人為北海太守以理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性公正

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宣帝下

詔賜其子黃金右扶風尹翁歸前書云翁歸字子況河

百斤奉其祭守右扶風元康四年卒宣帝制詔御史右扶

風翁歸廉平獨正早天不遂朕甚悼之其賜翁歸子黃

金百斤以政迹茂異今名顯聞孝宣皇帝立

以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

羔羊之義韓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薛君章句

純數名也詩人實仕為大夫者言其德能盡心奉公務

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

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為之立祠自非

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右為郎中以勸勞

勤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

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鐔顯後亦知名安帝

時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饑荒競為盜賊州界收捕且萬

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

勿理後位至長樂衛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

令皆不稱職永平中以劇令勃海任峻補之劇縣名屬北海郡也

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左傳天

晉文侯曰糾逃王慝杜預注云逃遠也剔與逃通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

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荆傳

天啓三年刊 後漢傳卷之六 十一

許荆字少張

謝承書曰荆字子張家貧為吏無會稽陽有舡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

羨人也

陽羨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

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

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

義家有別居之道

儀禮曰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手足也夫婦判合

也昆弟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焉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

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

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

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

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

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

少府荆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讐殺人怨者操兵攻之

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

荆不能訓導兄既蚤沒一子為嗣如今死者傷其滅絕

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

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

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

脆薄猶輕薄也

不識學義荆

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來陽縣人有

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

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請廷尉

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謝承書曰柳人謝弘等不養父
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
千有餘人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

夫卒於官桂陽人爲立廟樹碑荆孫毓靈帝時爲太尉

孟嘗君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伏節
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
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
鳩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
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
婦竟寃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

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寃誣之事因曰昔

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

謝寃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

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

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

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貨易也先時宰守並多貪

穢詭人探求不知紀極詭責也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

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歿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

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

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止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

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舩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

喬上書薦嘗曰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臣前後七

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

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

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

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

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

毛也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古人古桑曰此是吾君不好之也簡子

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

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毛無尺寸之數加之滿祀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將盡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

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

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士以稀見為貴槃木朽

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眾之所

貴臣以斗筲之姿趨日月之側日月喻人君也思立微節不敢

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禽息奉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

以頭擊闌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嘗竟

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訪傳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
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文仕郡為功曹察孝
廉補新都令新都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都縣東政平化行三年之間
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
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
是棄民也上音時掌反須待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
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
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
於官

劉矩傳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為司徒矩少
有高節以叔父遠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
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叔遠以此為諸公所辟拜議郎
矩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劉放曰化之案文之字當作
人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
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
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
年以母憂去官後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為尚
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諂附貴執以是失大將軍竇冀意出
為常山相以疾去官時異妻兒孫社為沛相矩懼為所

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真意少悟乃止
補從事中郎復為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黃
瓊為太尉瓊復為司空矩與瓊及司徒种暠同心輔政
號為賢相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以劾三公尚書朱穆
上疏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淵請
余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帝不省
尚書高宗誠傳說曰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帝不省
竟以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夫靈帝初代周景為
太尉矩再為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諸郡交通
順辭默諫多見省用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劉寵傳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悼惠王之後也
悼惠王肥高祖子也

悼惠王子孝王將間將間山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

丕博學號為通儒寵少受公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

陵令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以仁惠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

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服遁歸後四遷為豫章太

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息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

者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

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危眉皓髮危雜也老

黑自若邪山谷間出昔邪左今越州人齋百錢以送寵

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

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
明府下車以來徇不夜吠也。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
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
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為宗正大鴻臚。延熹四
年代黃瓊為司空。以陰霧心陽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
為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為司空。頃遷司徒。太尉二年
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歷宰二郡。累登鄉相。而准
約省素。劉放曰。案文言。都無義。蓋本是廉。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
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酒。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
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病卒于家。第方官至。山陽

太守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禮。兄弟齊名。稱曰半

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弘曰。若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權正禮。於後。所謂。二龍於長。塗。騁。其卓入洛陽。岱從侍中出。為充。職於。平。不亦可乎。

州刺史。虛已愛物。為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
入交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興平中
繇為揚州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居曲阿。
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繇攜接。收養。與同。履。刺。甚得
終。繇。術。遣。孫。策。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傳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續漢志考城故留。陳留風俗傳曰。章

帝惡其名改為考城也少為書生漢然鄉里無知者年四十五

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今至於果某為限

難家有數農事既畢乃入學第居還就學其制輕

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基

生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請覽

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廣雅曰落居

院為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

養孤苦身投老柰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

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

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論承書曰覽為

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誦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

罪曰既少孤更相向泣於是二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也

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臬哺所生

鄉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

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

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

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

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首勉卒景行也覽入太

學與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宿客盈室覽常

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

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

同郡壤都房嶺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
經學守之何固竟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
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
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林為拜
竟學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必以禮
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白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
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
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傳

童恢字漢宗

謝承書童作良邪姑幕人也今密州

東北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以
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州郡為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
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
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道由是論者歸美
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
吏稱其職人行善爭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耕
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
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
二虎恢聞而出叱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
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

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
 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
 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
 而卒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暗不肯
 仕暗疾下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湏昌長化有異政吏
 仕能言也人生為立碑聞舉將喪棄官歸後舉茂才不就卒於家
 贊曰政畏張急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喞令苛則人亂
 矣故急轡銜者理善烹鮮者若烹小鮮也推忠以及眾
 非千里之御也魚者若烹小鮮也推忠以及眾
 瘼自蠲益則推忠病自蠲除一夫得情千室鳴弦一夫謂
 千室謂黎庶言上得化下之懷我風愛來載遺賢沈約
 情則其下鳴弦而安樂也

不可解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吾觀史書恒覺其
 少可不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特
 賤可循吏已之整理未必愧也吾維傳論皆有精意深宜
 至於循吏已之整理未必愧也吾維傳論皆有精意深宜
 不鬼之而已又欲因事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木果
 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
 音者此傳例為舉其大思可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
 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
 情狂言耳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終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

後漢書七十七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

健者則雄張閭里橫音胡孟反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

前書曰成帝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七十故臨

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後聞奏也肆情

剛烈成其不撓之威撓也屈違衆用已表其難測之智至

於重文橫入為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重猶深

枉也窮極也言遷故乃積骸滿筭漂血十里書尹賞守

長安令得一切以便宜從事賞至修理長安獄穿地方

少各數丈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吏雜舉長安中輕薄

盡以次內允中覆以大石皆相枕籍死又王温舒為河

萬曆十年刊

後漢書卷之二十七

一

內太守捕郡中豪猾致温舒有虎冠之吏王温舒為中尉窮案姦猾論報流血十餘里也盡糜爛獄中其爪牙吏虎而冠也哉音義云言其殘虐之甚也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也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所誅殺血流數里河南號曰屠伯言若屠人之殺六畜也若其揣挫強執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壯也前書濟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都為濟南守至則誅閻氏首惡郡中路不拾遺都後竟坐斬又趙廣漢為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吏卒入丞相魏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責以殺婢事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傷化不道坐腰斬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破碎頃腦言不避誅戮也

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姬侵虐天下謂曰兩婿相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厭快眾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劉

李膺等傳也

董宣傳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呼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劇縣之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佐水丘名火也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

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况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武光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爲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卽時降散外戚陰氏爲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

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笞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笞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謝承書曰勅令諸人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椀食机上大官以狀賜間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

師號為卧虎歌之曰袍鼓不鳴董少平袍擊鼓杖也音浮其字從木也

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

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謝承書曰有白馬一匹蘭輿一

也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宣嘗為二千石賜

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為郎中後官至齊相

樊曄傳

樊曄字仲華高陽新野人山山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

為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日心雲臺初光武微時嘗以事

拘於新野曄為市吏餽餌一筒也說文曰餅餅也帝德之不

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筒餌得都尉

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匡等馬適盜姓也

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

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長也縣屬河南郡故城在洛州濟源縣東南也

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

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

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

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苦具力子天所富勤力子寧見乳

虎穴則乳產也猛獸產乳護其子不入冀府寺冀天水大

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

十四年卒官永平中顯宗追思曄在天水時政能以為

後漢列傳卷之四
後人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
為吏

李章傳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

宣帝時傳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為大司馬平定河

北召章置東曹掾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陽平縣屬

東郡故城今魏州莘縣也時起魏蒙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

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

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譙飲

有頃手劍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

破之吏人遂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

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為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

長思等反遂囚太守慶興風俗通曰史記趙有辨而據

營陵城營陵屬北海郡也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史止

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章按劍怒曰逆

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

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

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以狀上帝悉以

所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以章有功佗司寇

論月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周紆傳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為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鷙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吏人大震遷博平令博平縣故城在今博平縣東也又考姦賊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苦為辭不條教為州內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請廷尉免歸紆廉潔無資常以自給劉放曰案

當作斬案為垣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為郎再遷召陵

相廷掾憐紆嚴明欲損其威少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

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

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入城者悉猶門者

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漢官儀曰鈴下侍閣辟外頗

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又廷掾考問

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陽令

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

本問貴戚若馬實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平於是部吏

望風自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踳躅京師肅清皇后弟皇

明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止篤篤

蒼頭與爭延遂拔劍擬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

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

誣獄數日貫出貫赦也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

苛慘矣中也數為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為御史

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

輦漢官儀曰御史糾察百司故云典司京輦免歸田里後竇

氏貴盛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僵偃也紆自

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然篤等以紆公正而怨

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復徵為御史中丞諸竇雖

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

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

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按夏陽侯瓌本出

輕薄志在邪辟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

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眾

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討夫消流雖寡受

成江河燭火雖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

呂產專竊之亂呂產呂台呂台誅賊弟紆紆未雖玉莽

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集歸國

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後

掠生盡坐左轉騎都尉七年遷將帥大臣元平卒官

黃昌傳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餘姚本出孤微居蓬
學宮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
文法仕郡為決曹續漢志曰鞅刺史行部見昌其奇之
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
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王門下賊曹家掩取得
之續漢志曰賊主盜賊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
明朝廷舉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百
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

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彊暴之人姓名居處乃
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比日奔走它境初昌為州
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之流轉入蜀為人妻其
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知蜀人因問所由對曰
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
為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
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千石續漢志曰對
研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視事四年徵
再遷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
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勒飲付獄案

殺之遷為河內太守再遷潁川太守永和五年徵拜
作大匠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大中大夫卒於官

陽球傳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泉州故城在秦州雍奴縣南也家世大

姓冠蓋球能擊劔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

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

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處常為

臺閣所崇信出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舉繫

也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也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

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

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蒞

高唐志掃姦鄙遂為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

鉤之讎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

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諸來效若受

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

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

免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九江時有

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事論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

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

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

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曹翽諫魯莊公之辭也案松覽等皆出於

微蔑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

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

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

殊恩蟬蛻滓濁說文曰蛻蟬蛇所解皮也蛻音式銳反是以有識掩口天

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

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

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

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

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

容乎光和二一年遷為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

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勅勅音吐去聲反中黃

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為守令者姦

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諂附佞倖宜並誅戮於是

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

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

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若汝也死不滅責乃欲

球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

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朴交至父

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勝

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徙北景球既誅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勅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滕不敢陳設

說文曰緘束篋也孔安國注尚書曰滕緘也

京師畏震時順帝虞

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收淚曰

杖拭也音二下粉反

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

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爲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爲衛尉時球出謁陵節勅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

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傳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宦者傳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以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爲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衆

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為臧者
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
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
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罪目也夏月腐爛則以繩連
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
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恐莫敢自保及陽球
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左傳申叔時曰人生敦龐和同以聽杜預注云敦龐厚大也
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中犯劓者以楮著其衣犯贖者以墨蒙其體處叔而畫之犯宮者雜靡犯火辟者布衣無領墨黥面也

世偷薄左傳曰叔代猶未代也偷苟具也上下相蒙左傳曰叔代猶未代也偷苟具也

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

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暴

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能者

蓋有聞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誼

赫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君蚩黃霸

之術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嚴刑峻罰時黃霸為潁川太守以寬恕為化郡中亦平屢蒙豐年鳳凰屢

隼此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

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密人笑卓茂之政茂傳曰

縣有所廢置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

萬曆十年刊

加物前書曰朱邑以愛利袁安未嘗鞫人減罪安傳曰

南尹政號嚴明然未而猾惡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為

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辟法也音仁信道孚故感被

之情著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由一

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為薄斯人散矣機詐萌作去殺由

仁濟寬非虐末暴雖勝崇本或略此言酷暴為政化之

之道尚為略也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終

後漢書七十七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

後漢書七十八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

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

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

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

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中人易以役

養乎關涉也中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

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鞞字伯

楚左傳曰呂卻畏偃將焚公宮殺

晉文公寺人披見公以難告遂殺呂卻新序曰楚恭王

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

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

吾死之後爵之於朝也天啓三年刊後漢書卷之七

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藺相如為趙宦者令
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
如可使也著庸謂及相如也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既宋左傳

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
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注曰寺人即閹官刁即貂也
又曰楚各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寺
人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
子將為亂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漢興仍襲秦制置中
子成公徐間其無罪乃亨伊戾也

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

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

命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文帝時有趙談北

宮伯子頗見親侍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前書曰孝文

談北宮伯子孝武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

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細

忠有所補益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也其後弘恭石顯以

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前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

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常侍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

也中興之初內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

始置負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

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

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對反謂誅竇

也憲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宮卿謂為大長秋也於是中官

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

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
 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
 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
 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
 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
 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
 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
 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自皇
 崇高蔡
雍等並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
非也旋有情忤意則參夷五宗夷滅也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

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首茅分虎南面臣人
 者蓋以十數封諸侯各以其方色土府署第館棊列於
 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
 盈仞珍歲媼媿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
 雕文土木被緹繡緹厚也皆剝害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
 賢專樹黨類甘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
 以自衛達韋昭曰古者尚刑必熏合之同敵相齊故其徒有繁敗國
 蠹政之事不敢單書單盡也所以海內嗾毒志士窮棲寇
 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
 旋元孽戮因復大考鈎黨轉相誣染鈎黨謂李凡稱善

後漢傳六十八

三

士莫不離被災毒實武何進位宗戚近乘九服之囑怒
協羣英之勢力羣英謂劉猛朱寓之屬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
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其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
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謂立桓帝也魏武因之遂
遷龜鼎龜鼎國之守器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
其然矣此謂官官也言漢家初竇用宦官其後終為宦官所滅左傳楚屈蕩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也

鄭衆傳

鄭衆字季產南陽犍人也為人謹敏有心幾永平中初
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
位鈞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筆並竊威

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
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
秋策勲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與音預中官用
權自衆始焉十四年帝念衆功美封為鄴鄉侯食邑千
五百戶鄴音交反說文曰鄴南郡棘陽縣有鄴鄉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
三百戶元初元年卒養子闕嗣闕卒子安嗣後國絕桓
帝延熹二年紹封衆曾孫石儔為關內侯

蔡倫傳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求平末始給事官掖建初中
為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

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
 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
 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
 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
 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
 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元初
 元年鄧太后以倫父在宿衛封為龍亭侯龍亭侯在龍亭
執縣東明月也邑三百戶後為長樂太僕四年帝以經傳
 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
 觀各讎校漢家法劉歆曰案諸儒各謂其說令倫

典其事倫初受竇后諷言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
 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勅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乃沐
 浴整衣冠飲藥而死國除

孫程傳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衛康

自此已下十九人與程同功者皆叙其所承安帝時為

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持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

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悝等言

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

廢平原王封閏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讒諂進初迎

帝於邸以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聞京並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廣劉安鈞等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霍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乃諷有司奏誅樊豐黃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渠名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歎

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為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執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

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闡崇屯朔平門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顯以詩所將眾少使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臥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义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旦日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錄善古今之通

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

達與故車騎將軍閻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

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

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揚佗佗音陳予趙

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東觀記曰程賦棗脯又分與光曰

尚席直事通燈解劍置外持燈入章臺門程等適入光

走出門欲取劍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劍欲還入門已

閉光便守宜秋門會李閏來由光因與俱迎濟陰王幸

南宮雪臺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

光謂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避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

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

嘉靖九年刊

後漢書卷六十八

二

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為華容侯
國為酈侯各九千戶黃龍為相南侯五千戶彭愷為西
平昌侯西平昌諸縣屬平原縣孟叔為中廬侯中廬縣屬南郡李建為復
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
況為臨沮侯臨沮縣屬南郡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李
元為襄信侯楊佗為山都侯襄信山都縣屬南郡陳予為下雋
侯下雋縣屬南郡趙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四千
戶魏猛為夷陵侯二千戶苗光為東阿侯千戶是為十
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不豫謀故
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國

等為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

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為宣城侯程既

到國怨恨恚對恚怨也音直季反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續漢

書曰程到宣城怨恨恚對刻瓦為印封還印綬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

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功勳悉徵還京師

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

病甚即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中郎將攸劉

案文少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謚剛侯侍御史持節監

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北部尉之傳音直戀反瞻望車騎程

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

子壽為潯陽侯後詔書錄微功封典集為高望亭侯四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定著乎今王康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周中常侍曹騰孟賁等求和二年發覺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娥奪爵歸田舍唯馬國陳予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廢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傳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並擢為中常侍梵坐臧罪減死一等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厚

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非所以為名也商君竟為秦惠所車裂也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為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傳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為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

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騰爲費亭侯遷
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闈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
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
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
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暲於斜谷關搜得其書上奏太
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
遂寢暲奏騰不爲纖介常稱暲爲能吏時人嗟美之騰
卒養子嵩嗣种暲後爲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爲公乃曹
常侍力焉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
位至太尉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小子疾避亂琅

邪爲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傳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

河南平陰人棺音工與尺又音棺唐衡潁川鄆人也相帝初超璜

瑗爲中常侍棺衡爲小黄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

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

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執忌恣多所鴆

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有不平恐言泄不

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

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外舍諷皇衡對曰單起左棺前

崇禎三年刊

後漢書卷六十一

詣河南尹不擬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愴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俗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中音丁仲子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愴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

賜錢各千五百萬愴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病疾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家塋○劉攽曰案超贈將軍爾不可使將軍護喪明衍二字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獨坐言驕徐卧虎唐兩墮兩墮謂隨意所為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為兩墮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麝麈諸木兩或施於犬馬眊以羽毛為飾音如志反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

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
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爲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
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弟安爲河
東太守弟子匡爲濟陰太守璜弟盛爲河內太守愴弟
敏爲陳留太守瑗兄恭爲沛相皆爲所在蠹害璜兄子
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
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
之埋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爲東海相有
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
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

卽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請
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雷
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
如超故事璜卒賻贈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
演因奏愴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
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愴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
相公臧罪徵諸廷尉瑗詣獄謝上遷東武侯印綬詔貶
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租入
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
侯

侯覽傳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執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討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奉祿王象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黄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怨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後爲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爲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

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

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

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

復上音房又反

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坐家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

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

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

畫丹雘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椁雙

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

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

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于

亂郡國復不得御也御進覽遂誣儉為鈞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喜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傳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

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音中黃門王尊長

樂謂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黃

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

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用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

鄉侯千五百戶普亮年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為

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

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今事必成天下得寧

既誅武等詔令大官給塞具塞報祠也音蘇代賜瑀錢

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為

車騎將軍有頃疾遂亡印綬罷復為中常侍位特進

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嘉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

朱雀闕何人不知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

侍候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

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辨書言直不肯急捕

月餘主名不立不得書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

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擊者千餘人節

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

為言乃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

渤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

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為

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

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伍

陌中以驅除也案余俗呼行杖人為五百也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

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午司

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胡沛相吉皆死

獄中特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為朱瑀等罪惡所

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

五人而天下理五臣謂禹稷契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陞

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

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

其黨與忘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

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闈江反執奪璽綬迫脅

陛下聚會群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

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妻所

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

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

承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

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賈取愚故

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愔盈積十餘年故頻歲

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鉅無

伏昔高宗以雉離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啓悟

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

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

殄滅謂復任用曹節等也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溝

其禍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闕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闕人以刀殺之虞公抱寶牽

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羊公

傳曰晉人夫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

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後晉滅虞虞公抱寶牽馬而

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

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矣君無多辱焉今昭公不從其言後遂季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焉

萬曆十年補刻

後集卷之二

一六

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婦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子傳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呂強傳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也少以宦者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

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嘗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爲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輾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

金印紫綬重兼

言累積也

相繼爲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而交

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繇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旣謬從此一止臣

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繇賦發繁數以

解縣官

縣官調發既多故賤糴穀以供之

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

厄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

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

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

休注云是時僖公為齊桓公所脅以齊媵為媼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也

况終年

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

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

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

君副王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詔書

當於河間故國起解濟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

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疏遠解濟邈

絕而當勞民單力未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侍之家

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

丹青素壁

郭璞述山海經曰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

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

怨方盡則懟尸子曰

尸子晉人也名佼泰相橋鞅客也

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枝

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君如木

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

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

杆梳扁也音上之化

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

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土有渴死廐馬秣乘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群邪項領膏唇拭舌託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注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論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唇拭舌謂欲咀嚼造作飛條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讒毀故也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謂蔡邕徙朔方時

刺客也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

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垂髮謂童子也歷事二主

謂桓帝靈帝也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

校尉楊球所見誣脇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

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頰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

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穢私臧收天下之

珍每郡國貢獻先輪中署名為導行費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

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導引也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

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

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臧中廐聚太僕

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
 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
 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
 屬咨莫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貴以成功若無可察
 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
 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
 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
 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自以立過則不當學
 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韓子曰古人之自短
 於自見故以鏡觀面
 智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
 忘口失鏡則無以正鬢眉身失道則無以之迷惑此與

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為責書奏不省

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

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

赦黨人於是諸嘗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

在州郡者中嘗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構強云與黨人共

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廢立也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

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

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

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外草目屏謂在

外野草中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焉時宦者濟陰丁肅

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爲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較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爲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嘗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傳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爲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與音預延熹八

年黜爲關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竝遷中嘗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誼赫扶風人孟佗音駝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

喜遂以佗爲涼州刺史

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卽以書陶酒一斗遺讓讓卽拜佗爲涼

州刺史

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

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嘗侍封侯貴寵父兄子
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旣作盜賊糜沸
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
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繇十嘗侍多放父兄子弟婚
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推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
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嘗侍縣頭南郊以
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
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
獄竝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
曰此真狂子也十嘗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

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
御史承讓等言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
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嘗侍封爵徐奏事獨發覺坐
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昔今禁
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
斬未嘗叩頭云故中嘗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明年
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
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
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額一
其價也在謂也囚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爲即受材木遂至腐積

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稅調百姓呼嗟凡諸所
徵求皆令西園驕密約勅驕養人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
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
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
諧價然後得去諧謂平論定其價也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中
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
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且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
反剝削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
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
帝為暫絕修宮錢又造苗圃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

帛似積其中也似滿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

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黃

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

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

安候臺永安宮也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

曰尚姓但名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

升臺榭明年遂使鉤盾令宋興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

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蒼龍東闕玄武北闕又鑄

四鍾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

蟄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鳥翻車設機

車以引水渴鳥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

姓灑道之費入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費

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

流布四海復以忠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

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泄

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

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

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

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雙

已取禍夏曰正文業世當作代說已見前嬴氏以奢

管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

先史商之矣商謂至於纣起官夫其略猶或可言何

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閹肌膚莫傳於

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

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

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謂

強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若良賀對順帝不舉人也或借譽真良先

時薦譽曹騰進邊韶疾真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

真邪並行情貌相越越達也謂貌雖似故能回惑昏幼

嘉靖六年

嘉靖六年

迷昏視聽蓋亦有其理焉音茂詐利既滋朋徒日廣

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聞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竊聽

至威發憤方啓專奪之際謂實武謀誅宦者斯忠賢所

以智屈社稷故其為難易曰履霜至冰至云所從來久

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況乃巷職遠參天機毛詩曰

伯作爲此詩巷職舞文巧能詐惠作威凶家害國夫豈

即寺人之職也異歸尚書曰臣無作威作福臣有作威作福其害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終 後漢書七十八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

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

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

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

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

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

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

武五年乃脩起太學稽式古典邊豆于殿之容備之於

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定守其中

支音反以中元元年初建三雍
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

冠通天徐廣輿服集注曰高九寸黑介憤金衣日月

志曰乘輿備文日月星辰也備法物之

卿奉引大將軍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馬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

中駝乘奉車即御屬車三六乘也盛清道之儀漢官儀

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以旄頭為前驅也坐明堂而朝羣

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

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

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其後復

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台搜選高能以受其業

此受當作授劉放曰案文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

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

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

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即白虎通義是又詔高才生

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

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

亦數幸東觀覽閣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

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

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

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倚席言不朋徒相視怠散

嘉靖六年刊

後書

二

學舍類敝鞠為園蔬鞠窮也致兒羨豎至於薪刈其下順

帝感翟輔之言乃更脩醫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

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貢各十

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

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

會之以此為常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生皆使大學學生自是遊學

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踈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

之風益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

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奏書經字以合

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

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

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使天下咸取則焉

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

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

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

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滕囊滕亦勝也音徒恒反說文曰勝囊也

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

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草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

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為儒林篇其自

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

善人之資也宜標名為證者乃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前書寬字襄丁寬授田王孫王孫

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前書讎字子卿喜字長卿賀字長翁

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

延壽前書延壽名贛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前書直字長翁傳易

授琅邪王橫為費氏學前書橫字平仲本以古字號古文易

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末為高氏學母

姓也毋讀曰無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

立

劉昆傳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

也前書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以容為禮官大夫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

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前書執

文志曰雅琴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子曰師曠對晉平

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車交龍甲方並轄出尤居前

風伯進埽兩師灑道作為清角今君德薄不足以聽之

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枲葉為俎豆桑

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

莽以昆多聚徒眾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

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

犢山中郡有負犢山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

後漢傳卷之九
四
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
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
守先是崑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
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
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
北渡河待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
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入
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
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
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為

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冊傳

注冊字子玉

風俗通注音圭

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

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眾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

稍遷十一年為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冊通冊

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為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

時中山鮭陽鴻字孟

孫姓鮭陽名鴻也鮭音胡瓦反其字從角

亦以孟氏

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為少府

任安傳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

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
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
生自遠而至初任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
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
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楊政傳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
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
人范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
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

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
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义政傷胷政猶不退哀

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

乞讀曰氣

卽尺一出升政

繇是顯名爲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

帝壻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

共言論常切磋懇至不爲屈撓嘗詣揚虛侯馬武武難

見政稱疾不爲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

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

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

大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貴數

武令爲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傳

張興字君上潁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旣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丘家宗著於籍錄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傳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府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訢遂致禁錮世以是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

韓詩外傳曰昔

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如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徒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

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時南陽魏滂字叔牙亦習京氏勿致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傳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

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那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苟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前書云濟南伏生名勝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

生前書字伯和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

相傳至曾孫歐陽高高字子陽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

侯都尉都尉名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

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

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姓都尉朝名朝

授膠東庸譚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歙傳

歐陽歙字王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

至歙八世皆為博士歙既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

為長社宰長社今許州縣也更始立為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

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即

位始為河南尹封被陽侯被陽故城在余淄州高苑縣西南建武五年

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

異迹九年更封夜侯夜今萊州掖縣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

九歲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

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

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

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為儒宗八

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家身

死之後未為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不使學者喪

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謝承書曰

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歙掾陳元上書追訟

崇禎三年刊後漢傳之九上

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
 復卒無子國除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歛受尚書門徒三
 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文業教授又陳留
 陳弁字叔明亦受歐陽尚書於司徒卜鴻仕為蕪長續漢
書曰弁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弁翔翔

牟長傳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
 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祖建武二年大
 司空弘宋弘也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南太守坐墾田不實
 免長自為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

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
 章句復徵為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以隱
 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以為博士道物故
在路死也案魏臺訪問物故之義高堂陰荅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死者無復所能於事也

宋登傳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為太尉登少傳歐陽
 尚書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遷趙
 相入為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大學
 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
 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

祠之

張馴傳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秘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為惠政光和七年欲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傳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堵音者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

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

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

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主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鴻素符命京言雍石莽書迎受十雍石大夫皆到未央

疾劉宗車騎將軍千人危雲大保屠雍石莽書迎受十雍石大夫皆到未央

齊書崔雲言已不牛言快風雍石大夫皆到未央

一月甲子泰上泰太后曰已不牛言快風雍石大夫皆到未央

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雍石大夫皆到未央

得報章命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將封褒為說符侯

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詐

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

為漢輔帝竟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

對曰臣見前人增

之雖竟不罪而亦

以此沈潛與寔處... 自以為為鑿期... 之匠石... 矣吾無與言之... 言於各反... 平五年詔書... 繫免官及出... 察而遷斯... 地... 除郎... 遷... 大夫... 卒...

周防傳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道旅以
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
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為守丞防以未冠謁去
禮男子二十冠自以年未成人故請去謁請也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
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
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
八卒於家子舉自有傳

孔僖傳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

耳忘食夜分不寢
相得也... 後三遷長陵令永
稱而善於敏敏坐
有道者也何為察
文謂當作為言何
不曉為謂多相與

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

為建新大尹莽改千乘國曰建信又嘗勸子建仕對曰

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

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駟復相友

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發書歎曰

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樓

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詔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後勾踐滅吳吳

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死○劉放曰駟曰然正文畫龍不成案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

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

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謂武帝末年好

神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連兵二十餘年又信巫蠱天下戶口減半人相食筭及舟車官賣鹽錢僖曰書

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僂和之曰僂謂不與之言而傍對也僂音仕鑿

反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駟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

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請吏受訊

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以

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

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

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

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

也誅責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言政教未

有過失也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

固應俊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

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歿即歿

耳顧天下之人必回心易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以

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歿

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

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

國語曰魯莊公

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昔

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戈不聽國政甲聖

俊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

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

除社稷不血食取問為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

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極焉四人者勿

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也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

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

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

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請闕伏待重誅帝

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

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

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

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固

武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

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

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

臨敞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
 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
 成侯捐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
 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崔篆所作 謂為不吉止
 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
 由卜乎在縣二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
 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
 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
 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
 如斗安帝詔有道德之士極陳變眚乃召季彥見於德

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
 權毋后黨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
 惡之舉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終於家初平帝時王
 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謚孔為褒成
 宣尼公劉攽曰案文 此少一公字及王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
 祖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
 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

國絕

臣賢案獻帝後至魏封孔子二十一葉孫美為崇

十七

葉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

孔子

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為崇聖侯比齊改封三

十一

葉孫為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

仍舊

封鄒國公隋煬帝改封為紹聖侯貞觀十一年封

天啓二年刊

後漢傳卷九十一

三

夫子裔孫子德倫爲
褒聖侯倫今見存

易倫傳

楊倫字不留東昏人也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
習古文尚書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
人間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
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並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
後特徵博士爲清河王傳是歲安帝崩倫輒棄官奔喪
號泣闕下不絕聲闈太后以其專擅去職坐抵罪順帝
卽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于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
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穢

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
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
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以垢臭改典
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
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旣章咸伏其誅而豺
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
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黃
石所戒黃石公三畧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大聖王所以聽
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朱有益不爲損也惟陛下
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孫順下之尚

書奏倫探知密事微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

結正其罪也鬼薪取

薪以結宗廟三歲刑也

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

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為長史諫諍不合

出補常山王傳病不之官詔書勅司隸催促發遣倫乃

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比行一寸劓

頸不易九裂不恨

裂死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

匹夫所執疆於三

軍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寵以藩傳稽留

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遂徵詣廷尉有詔

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

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家中與北海牟融習大

夏矣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

尚書榮世習相傳後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

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

尚書遂顯于世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終

後漢傳之十九

十一

儒林傳第六十九下

後漢書七十九下

高詡 包咸 魏應 伏恭 任末 景鸞

薛漢 杜撫 召馴 楊仁 趙曄 衛宏

董鈞 丁恭 周澤 鍾興 甄宇 樓望

程曾 張玄 李育 何休 服虔 穎容

謝該 許慎 蔡玄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為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

高詡傳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音卜曾祖父嘉以魯詩授

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為光祿大

夫詡以父任為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

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

詡徵為郎除符離長符離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去官後徵為博

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

賜錢及冢田

包咸傳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曲阿今潤州縣少為諸生受業長

安師事博士右師師名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未去歸

鄉里於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

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

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

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

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

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

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黄門就舍即問

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東帛奉

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

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

和帝

魏應傳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為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為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為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傳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為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為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為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為太僕四年帝臨幸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

以為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
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以終其身十
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
禮以恭為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
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末傳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少習齊詩遊
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
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為郡功曹辭以病
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兒子造曰必致我尸於

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
之

景鸞傳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
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
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為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
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與道一篇及作月令章
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
辟命不就以壽終

薛漢傳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永平中為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隸為杜撫會稽滄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傳

杜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為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為大夫不忍去蒼

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為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作詩題約義通案文題下當有脫字蓋合云文約義通也

召馴傳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為少府

前書信臣字翁卿為南陽父建武中為卷令

立圓倣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

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任州郡辟司徒府建

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

帝嘉其義學恩寵其後出為豫章太守賜刀劍珍物元

和二年入為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魏為光祿勳卒於
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傳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
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為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

中博士

上音時

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

漢官儀曰博士

限年五

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

漢官儀曰北宮衛士

令一入秩

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

戚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
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勸

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

忠愈善之拜什邡令

今益州什邡縣也音十寬惠為政勸課掾史

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

右署或貢

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

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

時人其節後為閬中令卒於官

趙擘傳

趙擘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郵

擘恥於厮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

資中縣名今資州資陽縣詣

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

制服擘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擘
 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
 以為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
 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
 卒於家

衛宏傳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
 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
 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
 古文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

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為議郎宏作漢舊儀四
 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
 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箋

也薦成毛義也張華博物志曰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為北海相女是郡人故以為敬云

前書魯高堂生高堂生名隆漢興傳禮十七篇後取丘蕭奮

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

德字近君聖字次君普字孝公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普為慶

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

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以後亦有大

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世林者建武中曹

充羽慶氏學傳其子慶遂撰漢禮事在禮傳

董鈞傳

董鈞字文伯犍為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

元始中舉明經遷虜犧令前書平帝元始五年舉明經漢官儀曰今虜犧令一人秩

六百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

言政事永平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續漢志曰永平中以禮儀

議及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和中故事及宗廟禮樂

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累遷

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百餘人後坐事左轉騎都尉

年七十餘卒於家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

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

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

九篇通為三禮焉

前書齊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

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

安樂彭祖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顏氏學前書彭祖字公

于安樂字公縣安樂即眭孟子也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

博士梁太傅賈誼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賈公

丁恭傳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東緡今交州金鄉縣習公羊嚴氏春

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
為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
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
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
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
官

周澤傳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
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
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睢池令奉公剋已矜恤孤

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
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
入財產顯宗以信臧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
大司農常沖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
勵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
愛士大夫然一毫未嘗取於人以節介氣勇自行王莽
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陷敵無所
回避數被創乃宗族賴之郡中咸服其義勇建武中仕
郡縣公正廉潔奉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為長吏
所在有迹為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為縣令謁府

趨步遲緩門亭長謹堪御史堪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
復仕為左馮翊坐御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
徵為侍御史再遷尚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勳堪清
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以病乞身為
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穉十
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
望數月復為太常清絜循行盡敬宗廟常卧病齋宮其
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
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
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漢官儀此

不齊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為三老五更建初
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傳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
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
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
重復音被重音直容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
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
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
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宇傳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

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為州從事徵拜博士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

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內又欲投鉤字復駟之字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

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稍遷太子少傅卒於官傳

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嘗數百

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

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樓望傳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

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不稱其名

遣使齎玉帛請以為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為

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一年代

周澤為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為中

郎將教授不徒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

永元十三年卒於家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為榮

程普傳

程普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

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

百餘篇普五經通義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

遠海西令李奉官

張玄傳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嚴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房不食終日又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釋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玄初為縣丞案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

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太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蒙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為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

顏氏博士

劉放曰案前後叙說無宜氏學蓋

光武且

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傳

李育字元春扶風涇人也

涇縣今州平

縣少習公羊春秋沈

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

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

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

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

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難色音而多引

李育傳

李育傳

李育傳

李育傳

李育傳

李育傳

圖說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
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
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
最為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建初八年廢陽侯馬
生殺書怨謗育坐為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
豫免廖歸國於官

何休傳

何休字邵公任城樂人也樂城在今充縣西南父豹少府
休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
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任州郡選

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
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
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
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筭與其師博
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黑守言公羊之義不可攻
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盲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
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
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服虔傳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衲後改為虔河南滎陽人也

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穎容傳

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

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西北

博學多通

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為太

謝該傳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

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行於世

魏略曰詳字文載少

好學問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詣許從該問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傳也杜畿為太守著詳文學祭酒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徧又不熟悉唯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也○劉放曰注徵拜博士十餘人案文須更有博士二字為是

仕為公車司

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

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

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

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

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尼運三年乃謹史記高宗諒闇

謹時靈帝崩後獻帝居諒闇初釋服也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尚父太公也毛詩曰

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鵠彼飛隼翰飛戾天注云方叔卿士命為將也涖臨也鵠急疾

之貌也飛乃至天喻士卒至勇能深入攻敵王師電驚群凶破殄始有橐弓

臥鼓之次毛詩曰載橐弓矢橐所以盛弓言今太宜得

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

性曾參史魚兼商偃之文學卜商言博通羣執周覽古今物

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

疇匹若乃巨骨出吳史記曰吳伐越噶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

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隼集陳庭史記曰

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罅矢長尺有咫陳潛公使問

曾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

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貢楛矢石

罅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

之故府黃能入寢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

果得之黃能入寢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今夢

黃能入於寢門其何厲鬼邪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

神化為黃能以入羽泉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

其或者未之祀也韓亥有二首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

子祀夏郊晉侯有間亥有二首之城祀者絳縣人或年

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

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

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

伯會邾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二年矣史趙曰亥有

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

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

身如筭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比闕之前

前書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詣北闕自稱衛太子丞相

御吏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此

萬曆十年補刊

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
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
氏遂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數廷爭
之及封卒光武重違眾議而因不復補

許慎傳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
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
舉孝廉再遷除涿長卒于家涿音侯交反初慎以五經傳說
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皆傳於世

蔡玄傳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
著錄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
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為弘農太守卒官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

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橫又塾者蓋布

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經生謂博

者不以萬里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精廬精廬諸讀之其

者舍廬擔負也為遠而至也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者舍廬擔負也其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

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

從而繡其鞶帨楊雄法言之文也喻學者文煩碎也鞶帶也字或作幣說文曰幣覆衣巾也音

蓋音統也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

從音統也音統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誹誆之學各習

其師也亦法言之文也誆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

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

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

之間君道秕僻秕穀不成也以朝綱日陵國隙屢啓陵

遷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疆之臣息其闕盜

之謀謂閻忠勸皇甫嵩不從其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

議者謂董卓欲大起兵鄭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

也以言政化雖壞而朝人不傾危者至如張溫皇甫嵩之

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仰顧盼則天業可

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

無悔心昏主謂獻帝也札簡也折札而召言不勞重命

也暨乎剥撓自極人神數盡極大過曰棟撓凶撓折也

之數盡音女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羣英謂袁術

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猶尋也言由有故

嘉靖八年刊

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房

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東魏曰為人君而不知通春秋

子不通春秋之義者

賈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論語曰不知天大將喪斯文

門各自承襲塗分流別專門並興精疎殊會通閱相徵

千載不作淵源誰激或說經者各自是其一家或精或疎

千載一聖不復作起則

泉源混濁誰能激之

儒林傳第六十九下終

後漢書七十九下

